

北京鋼院

本期四版 內部刊物 注意保存

1957.7.5.

地址：北京北郊 電話(27)441轉

1955年2月11日創刊

北京鋼鐵工業學院院刊編輯室

96

星期五

我們堅決要求劉景芳教授 對自己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做出交代

在我院兩次反击右派言論大會上，許多老師、同學揭發了劉景芳先生向黨猖狂進攻的大批材料，對劉先生散佈的右派言論進行了深刻的分析批判，從而使我們清楚地認識到：劉先生在我院教授座談會上的兩次發言絕不是什麼“幫助黨整風”、“除三害”，也不是什麼“肺腑之言”、“有啥說啥”，而是在誠心說假話，是惡意地夸大與歪曲事實，其目的就是要丑化黨、打擊與孤立黨、最後把黨由鋼院趕出去。

劉先生在第一次大會上，對大家提出的許多問題，例如：根據什麼說70%—80%的黨員不夠格？為什麼把鋼院黨組織說成是“主宗官集團”？為什麼歪曲党中央的知識分子政策？為什麼打擊黨的積極分子？為什麼夸大肅反的缺点與歪曲肅反為“排除異己”？“內行人治校”的本意何在？等問題，都沒有做出一點令人滿意的回答，相反地，在他的所謂“檢討”中，東拉西扯，避重就輕，仍然玩弄其兩面派的伎倆，繼續向黨進攻。對此，我們已忍无可忍了，我們和學校老師、同學一樣，堅決要求劉先生對大家提出的問題做出負責的交代。同時，我們還要質問劉先生：

你不是口口聲聲地說自己是黨的三十年的老朋友嗎？你能用些什麼事實來證明這一點呢？為什麼在你這位黨的三十年的老朋友的發言里却有著和右派大將章伯鈞、羅隆基、儲安平、葛佩琦等人的共同的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語言呢？難道這種能用“巧合”來解釋嗎？

你曾經向訪問你的同學表示：“據有經驗的人說，盧郁文收到的匿名信是盧自己寫的”我們要問：你所說的“有經驗的人”是誰？

劉先生，你是一位科學家、學者，對一切事物的研究和結論都要有充分的事實做根據，不能主觀臆測。但是你根據什麼事實說在北醫黨委書記家里爆炸的炸彈是自己放的？你如此捏造，用意何在？

我們要奉告劉景芳先生，紙是包不住火的，是混不過去的！現在是交代問題的時候了，如果想拖下去，對你是不會有任何好處的！今天全院師生員工同全國人民一樣，都投入反擊右派分子的鬥爭，過去曾一度被你迷

在什麼基礎上才能達到團結？

學生會代表去訪問劉景芳教授時，劉先生回答了同學提出的問題後（不用管回答的是否令人滿意），向同學們提出了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你們是來團結我呢？還是……？”

看來劉先生也感覺到自己在群眾中是孤立了，要我們來“團結”他呢！

黨對待一切犯錯誤的同志都採取了这样一个方針：即“團結——批評——團結”，也就是從團結的願望出發，經過批評或鬥爭，在新的基礎上達到新的（即最後的）團結。在我們和右派分子進行鬥爭當中，這一公式是否適用呢？我認為是適用的。這樣說來，難道我們也要團結右派分子？是的，是要團結他們。問題是在什麼情況下團結他們，是當他們已經不再是右派分子的時候。這話怎麼講呢？就是說，他們必須徹底認識自己的錯誤，毅然決然的拋棄自己反動的立場，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站在社會主義的立場上，對自己的錯誤言行作深刻的檢討，真心誠意向人民作出交代，並在實際行動中表示悔改的決心，那時人民才會寬恕他，才會伸出手來歡迎他重新回到人民的隊伍中來；反之，“……右派分子如果堅持反動立場，抗拒改造，甚至採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行動，那麼，他們就將自絕於人民”。

因此，我們的團結，全國人民的團結，必須在社會主義的基礎上才能有真正的鞏固的團結。

我們回過頭來，再看看劉景芳先生，他希

惑、欺騙的同學們，不是已經認清了是非而勇敢地站在講壇上揭發你了嗎！

劉先生，現在摆在你面前的是兩條路：一條是誠懇的交代自己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言行，徹底批判你的右派立場，重新站到人民這方面來，為我們的社會主義祖國服務；

另一條是抗拒改造，抗拒批評，走資本主義的那條死路，那是自絕於人民的道路！這兩條道路，何去何從，取決於你自己！

我們希望劉景芳先生能認清前途，走社會主義的康莊大道。我們希望劉景芳先生能够悔悟，老老实實徹底地向大家交代和批判自己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思想言行！

鋼六一·二同學

石 崧 覃 連 才 陳 義 開 娟 桂 樹 華
李 同 序 趙 保 宛 林 立 夫 宋 朴 中
張 玉 衡 吳 振 宗 劉 有 珠 萬 林 立 忠

大字報紛紛提出質問 要求劉景芳及其親信交待他們的活動

抨擊右派的鬥爭在我院繼續深入開展，民主牆上，每天都不斷湧現新的揭發和抨擊右派分子和右派言論的大字報。

最近出現的一些大學報，揭發了一些引人注意的問題。它告訴我們，一些別有用心的分子在向黨進攻中，是如何有系統的散佈右派言論和進行活動的。

相四費祖念、何浩華等八人在“誠懇希望程迪同學揭露劉景芳教授的談話內容”的大學報中寫道：“在反右派鬥爭開始後，程迪曾單獨訪問過劉教授，談話直至深夜三点鐘。”

一5841等十三人在大學報中揭發：在上星期

批判右派言論大會以前，劉景芳曾與二十個同學開了一次秘密會議，要求與會者詳細公佈會議內容。

機四秦念祖等38人在大學報中指出：

“機一李開明與劉景芳夫婦有密切聯繫，他們曾邀請李開明去開會。”

機61.9全體同學在揭發李開明的大學報中寫道：李開明在班會上，自稱是劉景芳的擁護者。在反右派鬥爭中，一貫為劉景芳辯護，與劉有密切聯繫，同學們會看見陳德滋親自來宿舍叫李開明去開會。李開明在群眾中一貫散佈右派謬論，說什麼現在是站在知識分子立場來反對知識分子，是大學生來反對教授，企圖模糊階級鬥爭。當同學提出反駁和質問時，李開明不是無理退出會場，就是誣蔑同學對他進行人身攻擊。大學報最後寫道：

“批判劉景芳右派言論以來，我班李開明即在各種場合進行或明或暗的活動。”

院刊編輯室的同志在“把院刊送給誰了？”的大字報中寫道：

“劉景芳兩次發言發表後，劉曾向編輯室先後索取院刊共10份，劉說送給師大等外校。編輯室同志追問：這些院刊究竟送給什麼樣的人了，为什么要送？在整風期間，劉景芳與那些人有聯繫？”

不少大學報對劉景芳的活動及系統散佈右派言論表示要求追查。並正告那些至今還扶迷不悟、始終站在右派立場的李開明等人，趕快醒悟過來，否則就會走入歧途。冶金廠機械設備教研組在“正告劉景芳的耳目、親信”大學報上寫道：“李開明曾和劉景芳通風報信，出主意。現在希望你趕快猛醒，大膽揭發，歡迎一切劉景芳的耳目改正錯誤。”

相61.4第二、三小組寫道：劉景芳說盧郁文接恐吓信問題是有經驗的人說的，現又把院刊送給了校外人士，這有經驗的人是誰？把院刊送給了誰？和校外那些人有聯繫？”

金相及熱處理教研組楊讓等29人要求劉教授交待他的活動，程迪應大膽揭露，站在人民立場。

冶金爐教研組徐業鵬等12人質問劉教授：“你叫李開明替你作些什么勾當？有經驗的人是誰？把院刊送給了誰？”

相四劉大國等三人在“致劉景芳秘密會議的參加者”的大學報中寫道：“你們不要與右派分子站在一起走上絕路，只有跟着黨走社會主義道路，才是我們青年的正確方向”。

此外，還有許多大學報，一致要求劉景芳必須徹底交待問題、回答大家的質問，否則我們將鬥爭到底，不勝全勝，決不收兵！

（萃欣）

我堅決站穩工人階級立場

擊潰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鑄工實習工廠工人 李叢林

全國人民正在轟轟烈烈地展開反右派的鬥爭。黨在考驗每個共青團員的思想和立場。我覺得做一個光榮的共青團員就應該站這級鬥爭的最前列。

右派分子向我人民進行無恥的猖狂進攻，我內心的怒火在燃燒着！為了保證黨的堅強領導、社會主義建設、以及全國人民的幸福生活，我向黨、團委會和全國人民保證：我堅決站穩工人階級立場，和全國人民一道徹底擊敗右派分子的猖狂進攻。

請看，我校劉景芳教授的兩面派手法是多么陰險毒辣啊？他打着已是共產黨三十年來的老朋友的幌子，說什麼要入黨，不入共產黨也做黨外的老布爾什維克。同志們！他是不是從內心想參加共產黨呢？他是真正做了黨三十年來的老朋友了呢？不是的，是他在掛着招牌賣膏藥。他迷惑不了工人早已擦亮了的眼睛，也騙不了大家對他的右派思想本質的認識。

劉景芳教授又說共產黨與群眾之間有鋼牆鐵壁的關係，說積極份子靠近黨是拍馬。象他這毫無根據的謬論，直接挑撥黨與群眾和積極份子之間的關係，這只能使積極份子和廣大群眾更緊密的團結在黨的周圍，為保證黨的領導，保證社會主義建設的輝煌成就而奮鬥。共青團員們，青年們，愛國熱心的學生們，全體教師們和工人朋友們，積極的行動起來吧！齊心合力向右派份子的謬論展開更有力的總攻勢吧！我們一定要取得徹底的勝利！

奉勸劉先生不要盡把心思都用在這些鬼鬼祟祟的事情上了。還是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如何深刻檢查自己思想，認識自己錯誤這方面吧！只有劉先生能幡然悔悟，接受改造，拋去自己的右派立場，重新回到社會主義的道路上來，才能使自己不致陷於孤立，才能談得上對你的團結。（冠一）

相四相三同學和金相教研組聯合召開大會 討論和批判趙錫霖教授的右派言論

我院反右派斗争正广泛展开，广大同学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言論给予了有力的抨击。三日晚，相四、相三同学和金相教研組联合召开大会，对赵錫霖教授的錯誤言論，进行了热烈地討論和批判。

相59.4刘慕怡同学首先发言，他說：“整风以来，赵先生就在我們中間散佈許多錯誤言論，他說，我們的考試，我們的学习，和我們的教学都是教条主义，說我們的大腦皮层里刻的尽是些‘条条’，並且說我們同学都是教条主义的‘实验品’；而在这一同时，赵先生却大力鼓吹資本主义国家的大学，他把柏林高工形容得有声有色，簡直令人神往。說那里学风如何重，如何自由。而我們鋼院，则是宗派和小集团把持下的官府。不难看出，在赵先生的眼里，我們的学校和国外大学真正相差千里了。为什么赵先生要这样說呢？很明显，赵先生反对我們現行的教育制度，反对我們按社会主义方針办学校。这也說明，直到今天，他还留恋資本主义国家的那种生活。不能不说，赵先生是別有企图的。”他並列举了許多事實，說明当前我国学制的优越性。这是任何資本主义国家所不能相比的。

曾經与赵錫霖先生同在德国留学的，王正生教授的发言，进一步揭露了被赵錫霖教授所念不忘和十分赞赏的柏林高工的真相。

他說：柏林高工果真在学术上自由嗎？完全不是，“自由”这个名詞和希特勒法西斯統治沒有絲毫共同之处。教授們必須进行多次忏悔，絕對服从希特勒統治才能上課。許多著名的教授（象著名的物理学家赫尔茲），不正是因为血统不純而被赶走嗎？难道这就是自由？如果一定要說自由的話，有，就是販买学术，金錢交易的自由，在学校里，一切都是为了錢。这些莫非赵先生都沒有看見嗎？为什么現在一字不提呢？赵先生一再貶低我們鋼院，曰“入院不見其士，則院亡矣”，但我們不明白先生所指之“士”是什么样的士，我們广大教師同学都不皆“士”嗎？也許赵先生指的是別的士吧，可是我們不需要那种“士”。

对于赵錫霖先生5月25日在教授座谈会上的发言，許多人也提出批评意見，指出赵先生的发言，不是帮助党改正缺点和错误，而是别

有用心在“整党”。他把我院党委的一些缺点故意加以渲染和夸大，而且还捏造了許多根本沒有的事实，进行歪曲扩大。

金相教研組宋沂生先生說：赵先生在教授座谈会上曾說到：“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高級知識分子也能聞弦歌而知雅意。”赵先生說這話的意思是自以群众和高級知識分子的代表者自居，向党提出要求。他又說：赵先生发言中說党内有小宗派小集團，（从教学行政、人事，一直到压制学生的宗派把头）請問什么是压制学生的宗派把头呢？赵先生所提出的新的压制学生的宗派把头是怎样产生的呢？沒有的，这里純粹是捏造和污蔑，这里清楚地表明赵先生决不是为我们的政治思想工作提意見，而是根本否定。是极惡毒而又具有煽动性的。他是企图鼓动同學們把他們在政治上的领导者推翻。在这一点上，比之刘景芳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又說：赵先生說老教师几年來是受到“冰冷处理”和“压力加工”，又說党不信任高級知識分子。事实怎样呢？党領導他們进行思想改造，安排給他們工作；提出向科学进军等的号召。在鋼院來說，绝大部分的系和教研組的領導者都由老教师担任……难道这都是不信任嗎？

相57.4郁百綱同学說：赵先生对于人們进行了具体的特殊的分析，認為鋼院有一条强電線是党，一条弱電線是歌德派。並且說“当仁不让”之士少了一些，而歌功頌德，获益非淺”的多了些，很显然，赵先生的分析比刘景芳先生含蓄一些，刘先生分为三类，赵先生分为兩类，可見赵先生的看法和刘先生是完全一致的。赵先生把我們的一些领导干部一些黨員称为“三害主义者”，都給抹上了黑臉，其目的还不是讓我們相信就是这些人搞“小集團”，戴着“假面具”，把学校鬧得不象样了么？还不是明显地在挑撥党群关系，攻击党？！

接着，民盟于学复教授发言，他十分气愤地抗議赵錫霖先生对鋼院民盟組織的污蔑，他說：赵先生說我們民盟是“听话訓練所”，是給党委“念經”。这是對我們的絕大侮辱！我們要党的领导，而且永远接受党的领导！

在会上，相三、相四的几位同学，揭露了整风

以来赵錫霖先生在同學中所散佈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恶毒氣氛。在相三、相四的許多座談會上，赵先生几次宣揚我国的肃反运动“扩大化”了，是受了斯大林錯誤的肃反路線影响了，而且也几次痛哭流涕的向同学說：我受了冤枉，他們那样兇的斗我。赵先生这种宣傳，在同學中造成很坏影响，使我們不少同学迷失方向，怀疑党路線的正确。

可是事实怎样呢？参加当时肃反工作的李靜波老师，揭露了这一欺騙。他說：“当时我們並沒有对赵先生进行人身攻击的斗争。我們並沒有叫他反革命分子，而是本着帮助赵先生的态度，对他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在今天看來也是十分正确和必要的。赵先生确实有过許多反苏、反党的錯誤言論和思想。”他又說：赵先生在55年肃反运动中自我檢查时說过：“感謝党把我从泥坑里拉出，我恨自己过去在墳塚中，以后要不断地与这些根深蒂固的思想作斗争！……”那么我要問赵先生为什么今天又推翻前案呢？如果那些話是出自赵先生自己又把自己推进了泥坑！”魏楚襄同学发言中逐条地駁斥了赵先生肅反的荒言，說明我們的肅反路線和方針是完全正确及时的！他說：“赵先生所以歪曲党的路線，无非是別有用心的誹謗污蔑党，企图借此向党进攻！”

在同學要求下，討論中間赵錫霖教授講了話。但是他敷衍了事，极不誠懇的态度，立刻受到大家的責斥。在赵先生发言时，民盟乔丕成教授发言說：“赵錫霖先生，这种假心假意的檢討，我們已經听过三次了，不論在盟內或是現在，赵錫霖都还没有很好承認錯誤。赵錫霖先生說他沒有立場，我看他是半分不假的資产阶级立場。过去赵先生說自己掉在泥坑里了，在泥坑里还能反身，如果今天从悬崖上掉下去，怕那时想动也不能动了。”

最后，“相四助党整风委员会”刘大国发言，他叙述了該委员会成立的經過，指出，赵錫霖教授虽然沒有公开向該会指令，但实际上，是这个委员会的指导者。煽動同學反对党委中，赵先生起了点火作用。

會議从下午七点开始，直到深夜十一点才結束，会上前后共有十一位老師和同學发言。在发言中，大家一致認為：赵錫霖教授的許多言論，是十分錯誤的，帶有濃厚的右派色彩，我們必須堅決站穩立場，堅決与其划清思想界限。並恳切的希望赵先生，能認真地檢查錯誤，对自己彻底的进行批判。

(承海、光智)

大堆事實面前站不住脚而撤退下去，甚至某些人公开講：“現在那个支持刘景芳是傻瓜，應該識相些”。

他們最近用各种各样論點來証明他們过去支持刘景芳是合情合理的，他們說造成他們过去在言行中支持刘景芳意見是由于下列几点原因：

1. 由于在“什么是右派分子、右派言論、具有右傾思想的人三者之間缺乏严格区别，他們把右派分子标准掌握过高之故。事實很明显，假如过去仅仅是这点上分歧，那未當時我們不会也不可能得出二个截然相反的結論。

2. 他們說是由于我們班上批判刘景芳的意見羅輯性不強，說服力不够之故。既然如此，那未为什么当时有許多大会、院刊上的文章、大字报、小字报均沒有說服他們，是不是每一篇文章发言都沒有說服力呢？事實並非如此，因為帶有有色眼鏡的人，是難以被人說服的。

3. 他們介釋成由于他們对刘景芳历史掌握不够，他們說不看歷史單看文章是得不出刘景芳是有惡毒企圖的結論。認為當時批判刘景芳是沒有什麼根據的，說什麼是碰“运气”。照這些人說法，今后在每篇文章后都要附上作者長篇历史才能看清作者的企图和言下之意，是刘景芳現在言論是沒有什麼反党思想，而是过去历史不太好而已，我認為這些人在新的形势下还在为刘景芳辯護，並且为自己右傾思想找藉口，妨止別人对他批判，照他們意思，刘景芳目前言論沒有什麼問題，而只是过去历史上有問題的話，那未就是說我們現在与刘景芳是真算旧賤了，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這些人的屁股还坐在右面而不肯左移。

更 正

院刊93期第三版刊登的“到底他們要不要社会主义”？一文的作者是元源，誤寫为元漁。

池德為什麼要

声明作廢自己的文章

莎莎凡言

你的鋼院黨組的“傑出”路線一文（院刊67期）发表后，曾數次的拜讀了，但遺憾的是从你的文章里嗅不到一点有帮助党整风的氣味，你对党进行了恶毒的攻击，說党实行大棒政策，說群众是“耳目”，究竟是党否認群众存在，还是你否認群众存在呢？誰是群众？你是嗎？你的文章虽短，但謾罵党和謾罵群众的詞汇却充满了整个文章，你的惡意不亞于一些社会上的右派分子，你怕文章无力，在你文章的結尾又加了一句“池德头可断，血可流，志不可屈，任何强权，任何粗暴我都不怕，而且我将把它打的粉碎”从这可以看得出来，你对党攻击的“意志”何等頑固，这并不是偶然的，在这里我們完全同意政治教研組李濤同志对你的批判。

在92期院刊上我們又看到了你关于撤銷你的“傑作”的声明，声明說：鋼院黨組的“傑出”路線一文目前看来有不少不当之处，与作者原意違背，引起李濤先生等一些人对本人誤解，所以本人决定將該文作廢。

我們覺得你太隨便了，把严肃的整风运动当作兒戏，願意謾罵就瘋罵一气，愿意攻击就恶毒的攻一气，看着苗头不好就来个声明作廢，能那么简单嗎？关于你的文章的問題姑且不讀，現在就你的声明来講我們認為有必要要求你作如下交待，也算你对讀者負責吧。

你的“傑作”有那些不妥之处？文章是你自己写的吧，那又为什么說与作者原意違背？那些地方引起一些誤解，这又为什么？引起了什么不好的影响。你的該文作廢的真正原因又是什么，以上几点請你公开向讀者交待。

看，池德要的什麼花樣！

編輯同志：

我在院刊92期上看了池德的声明使我非常气憤。池德說：“……以上刺耳的批評无非是巩固我們偉大的党、偉大的社会主义祖国、本着恨鐵不成鋼，治病救人的精神向一些帶病的同志进一忠言”。

可是在院刊92期刊登着池德將該文作廢的声明：前67期发表的鋼院黨組的“傑出”路線一文目前看来有不少不妥之处，与作者原意違背，引起李濤先生等对本人的一些誤解，为了消除誤会及消除該文可能引起不良的影响，所以本人决定將該文作廢。現在我要問池德几个問題：

1. 既然忠心耿耿助党整风，为什么值此大家向右派反动言論反击的时候將此文作廢；

2. 李濤先生对池德所發表的攻击党的言論分析得很好，他的分析正是代我說了話，可是池德說：“李濤先生对他的誤解”，我非常反对。你为什么不說明李濤先生对你在什么地方誤解，現在如何想法，你想学林希翎的做法嗎？狠狠的罵党一套，却說是开玩笑。

3. 既然是忠言为党，为什么怕該文引起一些不良影响呢？

同志們，池德在院刊67期痛罵我們党，反对党的領導，說什么“大棒統治”，“乱臣謀政”，打击积极份子，使我非常的气憤。我們应当給他有力的反击，不把他的右派的反动思想彻底打跨，我是決不甘心的！

礦 57.2 葉治植

為什麼屁股還要坐在右面

琳琳

在第二次批判右派言論大会之后，那些同情支持並与刘景芳有相同言論的人，自知在一

懸崖勒馬

壓力加工教研組 王殿厚

通過兩次我院抨擊劉景芳教授的反社會主義右派論和揭發大會，使我對劉先生的兩次發言的實質，有了更深刻的認識。劉先生是為了達到個人的名利、地位，專心的向上爬，想要當個“部長”，“高官”，竟不擇任何手段，要兩面派手法，向黨委、院各級領導及為黨的事業熱心工作的積極分子進行瘋狂地進攻。

極端嚴重的個人主義野心家 刘先生千方百計地到處鑽，專門偵察和收集黨委和黨員在工作和工作作風中的弱點和缺口，總是苦思摸索，深刻挖掘，捏造和擴大事實，用最惡毒的字眼來醜化和辱罵黨的領導、黨員及積極分子。從而降低黨在群眾中的威信，分裂黨和群眾的血肉關係。另一方法又積極地歌頌自己的“光榮的”醜史和如何有才、有德的“大丈夫”的為人的準則。其目的正是以此作為劉先生提出的“內行人治校”絕策的擋箭牌，從而將黨組織在高等學校中的領導地位一腳踢開。這是與劉先生在國民黨輔仁大學任教時期曾和帝國主義分子斗争為搶奪輔仁大學行政領導權的實質是分毫不差的！從劉先生這樣苦費心思的整個活動中，不難看出劉先生是一個極端嚴重的個人主義野心家。您為滿足個人私欲，竟毫不恰當自己白髮年衰的寶貴身體，披星戴月地深思謀策，甚至不惜失去個人為人的一切。甘願作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的“忠貞教授”，更甘願作人民的公敵特務頭子陳誠及朱家麟、蔣經國之流的孺子牛也毫不感覺“華人與狗不許入內”是中華民族的耻辱！是的，一個極端個人主義野心家，他只懂得“人不為己，天誅地滅”“損人利己，唯利是圖”。而且這種個人私欲野心是永無止境的。但這種封建地主和官僚資產階級的反動本質是與黨和人民的偉大的社會主義利益分毫不能並存的，是敵我階級本質上的矛盾，是與社會主義偉大事業背道而馳的。

沒熄滅的階級仇恨 從劉先生的兩次發言稿中，就從未找出一句是稱贊我們偉大祖國在世界上今天所享有的崇高的國際地位，更看不出劉先生為祖國七十年來在經濟、政治、文化各個戰線上所獲得的偉大成就而歡欣鼓舞的愉快心情。相反地，您確無情地抹殺和惡意地誹謗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勝利的偉大成果！

劉先生說“鋼院是封建家庭和官僚統治的一體”，說我院黨領導是“封建官僚的統治者”。這是惡毒地誣蔑我們黨的性質。其實也更明顯地暴露出您一貫地反黨的階級本質。對黨所領導的如祖國人民民主專政，保衛人民群衆性的偉大的肅反運動也進行大肆污蔑，說成是“祖宗官領導者想把他們認為不順眼的人來一個一掃光……以便更穩當的實行封建統治……”“肅反中有多少人跳樓而死或跌斷了多少腿？肅反運動是殺人不用刀啊！”，您這與右派分子馬哲民所說的“肅反是殺人的邏輯”的反動本質是同聲共鳴的。這不過是證明您分子充當“自覺的”辯護律師而已。這也更證明了你們是有反黨反人民的共同階級感情和基礎。您的愛人陳德滋在誹謗我們黨組織說“共產黨是掛羊頭賣狗肉的”，“學校是黨在執行法西斯統治”，“鋼院是集中營”等等的反動言論，也正是你們家庭的共同言語。但是，我們再不能容忍你們兩的反動的階級意識和言論教給幼稚的心靈純洁的孩子。他是我們祖國的花朵，祖國未來的共產主義社會的主人！你們再沒有這種權利！否則你們將失去作父母的本性。當孩子長大了，懂得了真理時，也會自絕與你們的！更使我們無比憤恨的是你們在教育孩子“殺——毛主席”，“挖掉——馬林科夫的眼眼”和你們造謠，故意地誹謗我們，說“反革命分子擲炸彈殺害醫學院黨的領導幹部，是共產黨人自己干的”。同志們！這是要殺害我們中國人民的救心——偉大領袖毛澤東同志啊！他是為那擲炸彈謀殺我們黨的領導幹部的反革命分子作掩護律師。劉先生骨子里一貫地反黨、反蘇、反人民的封建地主階級及官僚資產階級的本質，從劉先生亲手寫出的兩次發言稿及我院兩次抨擊右派論大會所揭發出來的鐵的事實，已經是白紙印上黑字，劉先生是無法賴賴的。

我們的衷心期待。但是，我們還要大声地喊叫您——右派劉景芳教授，您已經走到敵我界限極端的邊緣上了。但我們還都在衷心地期待及您的愛人一起，要首先放棄你們的反動階

級立場，站到無產階級立場上來。首先要深深體會黨向來對犯了錯誤的人的“以德報怨”，“躬自厚，而薄責于人”，“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偉大精神！真心的學習好毛主席寫的“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及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深刻的體會其內容和精神實質，趕快把自己武裝起來，向自己反動的地主階級意識和言論進行深入挖掘和痛恨。在党的幫助下虛心地進行一次“脫胎換骨”的自我改造，成為一個有覺悟的新中國的公民。這樣我們還是會象尊重其他老教授們一樣來尊重你們的。但如你們不馬上——懸崖勒馬，則將自絕於人民！頑固的抗拒改造的右派分子必將是——偉大共產主義歷史車輪下的殘渣；就象秦檜、曾國藩、汪精衛等之流一樣永遠被人民唾棄。

劉景芳先生在做什麼？

電冶金教研組 李吉夫

一、劉先生話下的「新鋼院」

看了院刊59期劉景芳在5月17日教授座談會上的發言所談到“鋼鐵學院的黨群關係”中說，“鋼院是個新成立的學校，是‘黨’政合二型的學校，黨委是黨和行政的真正領導者，三位院長……以及許多科長都是黨員。系主任雖然是校委，據說充數而已，……。黨員在校決定一切，管理一切，教學聽黨委指示，所以是黨政合一型的。正因為如此，所以是‘主宗官’三位一體……主宗是‘祖宗’，是‘祖宗官’，不但是官而且是祖宗。是封建家庭和官僚統治的合體。在他的發言中，把鋼院描繪成漆黑一片和一团糟。

二、劉先生在為誰“搖旗吶喊”？

試圖將咱們拉向何方？

上邊那些話不就是劉先生對解放後黨所建立起來的，為培养無數新型專家的高等學府描繪麼？這就不能不使我們要問這位自命為有高尚“第三類型”的“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以為“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大丈夫”。你究竟看到中國人民已經站起來了沒有呢？誰都知道，在中國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國人民用自己強有力的雙手保家衛國，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偉大勞動。到今天，我們已經能生產汽車，噴氣式飛機，工作母機……等；我們的產量已從解放前的九十万噸到今年已能生產四百五十多萬噸。這些活生生的事實，難道劉先生

兩種論調、兩種感情

星晶

6月28日晚抨擊右派論大會以後，大部分同學都覺得很好，具體、深刻、具有說服力，抓住了要害，打擊了主要東西，揭露了許多事實，使我們更加明確了右派在目前的形勢下的特點是採取兩面派手法：一方面說擁護黨的領導，揚言是党的30年的老朋友等，可是事實並非如此；另一方面迷惑、爭取群眾，向黨發起瘋狂的進攻。這使我們受到了又一次具體而深動的階級鬥爭的教育，進一步堅定了無產階級的立場。

可是遺憾的是，却有些認為“說服力不強”，還說什麼“用對待敵人的方式對待了劉景芳教授，不是採取對待人民內部矛盾的態度”，“如果是敵人，就干脆逮捕了吧！”又說：“他（指劉先生）用謾罵；我們不能這樣”等等。

請問這些人，誰採取了對待敵人的態度呢？如果是敵人當然是要逮捕的，也根本沒有發言權。而昨晚大會歡迎有不同意見的人爭鳴，並有優先發言權。可是遺憾的是，沒有人上去。奇怪的是這些人對右派論熟視無睹，對劉先生的言論保持沉默，而對批評者、反對者却認為過火了。難道還能讓他繼續使用兩面派的手法繼續迷惑群眾嗎？難道別人起來捍衛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不應該嗎？希望這些人能冷靜地考慮一下，這是什麼樣的階級感情？這是否是立場問題，是站在無產階級立場上發感慨還是站在右派立場上發感慨呢？

大會進行了露骨的揭露，揭露得體無完膚，假的就是假的，偽裝是掩蓋不住群眾雪亮的眼睛的。大會上謾罵嗎？沒有，當然諷刺是有，我覺得也是應該的，通過諷刺能說明問題就行。

希望為劉教授鳴不平的人能站出來和大家爭鳴，不必背後大有所感慨。希望能正確回憶一

沒有看到么？

是的，在過去四年，鋼院這顆“新苗”在建立成長的過程中，由於院領導有主觀主義，官僚主義造成的局部錯誤，給我院可能獲得的更大一些的發展成績，受了一定的影響。但自荒蕪的高粱地，蓋起一棟棟的高樓大廈，在過去幾年中由於黨和全院師生員工的共同努力，已培養出一定水平的鋼鐵工程技術人員和科學研究人員為祖國社會主義建設事業創造成績，至於我們每個人在生活、學習、工作上的保障，人們知識、覺悟水平的增長等……所有這些，劉先生都沒有看到，却以個別的缺點將其發憤謾罵黨為“祖宗官”和“官僚統治和封建家庭的統一體”，把個別的不得實際情況的東西擴大，醜化所謂的“集團”的實質。我認為還是請先生能科學地、冷靜地、實事求是地回頭來看看全院几百個黨員，摸摸自己的良心，他們都上昇為劉先生的“祖宗”了麼？劉先生在為誰“搖旗吶喊”，試圖將咱們拉向何方？

三、這是否認我們先進的社會制度和黨的領導嗎？

劉先生對黨仇恨，還可從劉先生對待新型高等學校所培養出的紅色工程師和專家的事實中看出。按照劉先生的“設計”，假如不培養成劉先生思想意識中的“自尊心”者，就是培養成“……一撮搖旗吶喊的嘍囉，至高也不過培养一些只能幫別人做皇帝的‘亂臣賊子’”。劉先生的自尊心跑到那裡去了呢？莫非就是劉先生對几乎全部黨委和黨員的定義和概念似的‘亂臣賊子’和‘皇帝’的系統；“咱們等級高，本領低，文化水平不高，人家咋能服氣。捧幾個听话的和咱們一齊，也好壯壯胆子。和其他的坐在一起客客气气，也不妨給他們帶幾個高帽子，使他們歡喜……”。

劉先生為了闡述對黨的仇恨程度，是自個別領導的丑化，而將其匯聚成為劉先生內心毒辣的“‘亂臣賊子’集團”。自魏院長，竟至教務長，連56年剛來校的高院長又何嘗能幸免。總之，即使說劉先生的文章是對個人（？），所進行的，也不是治病救人，而是揮霍校象徵鋼院的全部領導。不管是否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劉先生是形成來龍去脈“設計”的內行爲，讓劉先生所“設計”的內行爲，接管過來。何處和黨的領導是全國人民團結的道路和方向。請劉先生呀！（怪哉！劉先生呀！）社會主義道路永遠不能動搖的方向。請劉先生向左的“悶棍”吧！回頭來看一看，想一想你是在向右呢？還是向左？

下大會上同志們的态度是：團結——批評——團結，還是採取對待敵人的態度。最後希望這些人能再一次深入地學習毛主席的報告和周恩來的政府工作報告。我們要站穩無產階級的立場，在鬥爭中改造自己，培養無產階級的感情。大家一道向右派作堅決的鬥爭，不獲全勝，決不收兵。

醒過來！

60.2一半

此次黨之整風，系和風細雨；然而，有些“大力士”者，却想扭轉風向，來上一場“狂風暴雨”，使天下“大災”。於是當“狂風暴雨”來臨之前，他們便大顯身手，擺出一幅“善者”的面孔，口喰“為眾行醫”，東奔西跑，攬拉顧客。當人們發現其賣的系“麻菲毒汁”時，他們便“滾淚求情”、“對天明誓”曰：“原為善心，並無他意；此后願將殘生獻于黨或做一个党外人……”。

也有另一部分人，因一时疏忽，買了“行醫者”之藥或受藥之薰陶，因而显得“昏昏然”，弄不清風向。他們在狂風暴雨之下，“頭重腳輕”、“搖搖擺擺”，把“行醫者”喊成“良師”，把毒藥當成“良劑”，認為成分較強，“毒藥”內服說明書暢銷於眾，却有之；70%～80%的黨員不“够格”，不过是“行醫者”“夸大的筆法，或“偏激”情緒而已！伴此而來的是如下的推測：右派是“造塑”而成的——即先造個右派的帽子，然後再搜集材料。

自6月28日晚反右派分子大會後，多數“受毒者”在矇矓中已醒；但到目前為止，也有極少數的“受毒者”仍在甜蜜的睡鄉中。奉勸睡覺者，快醒過來吧！

劉景芳教授訪問摘記

相二 卞作良 王福貞

这篇文章是根據我們與“相四”同學在六月一日訪問劉景芳教授后的回憶寫成的。如文中與談話不相符處，筆者負責。

學習“洋大人”

劉先生對趙先生向同學介紹的德國、日本的一些數學問題，表示不同的意見（註：先生在相四同學訪問他時會與同學談起過日本、德國的數學問題，並說過他本人不加以評判）劉先生說：“那時德國是希特勒的德國，日本是東條的日本，全盤法西斯統治，他們和中國情況根本不同，根本不可拿到中國來”，且又說：“應該學習蘇聯，但反對‘洋大人思想’一切都學外國；那種不考慮本國情況，几乎事無大小請教蘇聯專家，對中國教授意見認為一無可取的看法。認為必須獨立思考。亲自解決，一切專靠外人是不行的”。劉先生說：蘇聯專家臨走時說過：“事無大小，却要靠專家來做。你們自己也得動手呀！現在該中國專家們來做啦！我們也要听听中國專家的意見”。劉先生贊同蘇聯專家這種看法。認為必須‘自己長心，自己站不起来，誰也沒有辦法’”。劉先生說學習蘇聯中產生的毛病是中國人自己不爭氣，不是蘇聯讓我們這樣做的。在這裡劉先生順便談到了這也是肅反時斗他的根據。（見院刊6月4日發言）

談起了幾位教授

接着有同學提出“鳴”“放”中教授們的反映。劉先生說在鳴放中有的教授是大膽鳴了。很好，如劉寶智、起錫霖教授等。其他的有的是有顧慮，有的不敢說。談起黨員在鳴放初期沒有鳴放時劉先生說馬如璋先生還好，他发言了。

劉景芳教授說：“學校里有很多事叫人不平氣如評級問題，某某教授根本無什么才華，平时看一點講授一點，有時還出原則錯誤，甚至有一次微分方程都講不出來，可是評了二級，他過去是買辦後來才教書，善于吹牛拍馬說專家講課是天衣無縫，因此被重用，甚至當了人民代表。劉叔仪教授曾經把自己論文給他看過，那才是真正有本事。劉叔仪教授走後，所以畢業的同學由於沒有更好的人培養他們了，所以畢業後研究生都不願當，劉先生說：我在法國留學時曾得了數學博士，天文博士。人們稱此為雙科博士，可是却評了三級。雖然魏院長、林楠等動員我認下來，我說：‘你不公，我就不服’。我不是為了多要幾塊錢而是為了不公，我买的公債利息就比這幾塊錢多。我買牛怕馬而無才無德的人反而受寵愛，重用，升級。如某某教授，是最能拍馬的，所以要選他留學，他在座談會上講，輒四二學生給毛主席寫信的行動不整一整也得壓一壓，當時趙老馬上挺身而起拍桌質問，你的發言是出于什麼立場？雖然我沒有參加那次座談會，但我聽說以後很佩服趙先生的勇敢。

×××過去是中統特務，由於善于拍馬因此准備去留學甚至入了黨，×××原來在北洋大學是寫黑名單的人（北洋大學三青團負責人，解放初曾被管制，這些我們不去談他。可是現在做了××長。魏院長什么事都聽他的，因為自己是外行，就得听信這些能說順心話的人，×××在北洋做教務長時寫黑名單而我把革命學生藏在自己家里（因教授家不被搜查），他愛人在天津掌握大權，今天在鋼院附小也掌握一切，想壟斷小學校。他評一級教授凭什么，這是在魏院長面前吹捧的結果，象他這些人怎能不吹捧不說順耳話呢？因為他們心里有病。當然要裝得听话些。這些人就受歡迎。劉叔仪教授就反而吃不開。

劉先生接着背誦了院刊上登過的“心里話”（見院刊5.23.第二版）陳德滋先生這時插入道，我們剛到鋼院見×××當××長，就想到一個過去寫黑名單的，一個過去藏革命學生的現在一起，這樣地位共事怎能相容，准要倒霉。

陳先生還說×××過去是國民黨時三青團中央的大官，現在當了×××主任，劉先生還提到俄文教研組×××也吹牛拍馬，要在民盟內整風等等，劉景芳教授把教授也分為三類，此可見“北京鋼院6月4日第二版”。

關於入党問題

劉教授接着談起對魏景昌付院長、傅教務長等的意見（見6月4日院刊），他很憤慨的說起傅教務長對劉叔仪教授說過：“象劉景芳這樣的人，他还說他要請求入党真可笑”。隨即問

同學中誰是黨員，當時同學表示了。其中有一位女同志是黨員，四位團員二位同學。劉教授問那位黨員同學說：“你看我有沒有要求入黨的資格？”答“當然有。”

以後話題就談到了1927年8月清黨時，在廈門劉先生任教的學校里，170個學生中有150個是黨員，劉先生曾對被抓去的學生黨員黃浦樹（後被槍決）說過“此生或不入任何黨，要入黨當入其產黨，以後不論那一個同學看見我入了其它黨，可殺此頭”我至今堅守的諾言，沒有對我已死去的學生和朋友們失信。在解放初期黨會要我在輔仁建立民主同盟支部，我也没有參加工作。

劉先生談到他雖是小地主出身，但出國之經費是自己教書攢下（兩年教書）自費出國的。回國後抗戰開始，在抗戰期間著譯了八本書，有數學論等，解放後他相信政府會拿去出版。不但科學院批准了，而且華羅庚也批示說過是中國學界的大事，同意發表。但在出版處校對後仍被退回不出版。為什麼呢？因為這是中國人的翻譯，法國人的作品。沒有價值嗎？蘇聯也出版了這些書。我國宪法規定出版自由，請問這是什麼出版自由！

如何治校

關於治校問題劉先生說：“應把學校交給內行人”黨……是需要的，可做思想教育和黨團工作，具體意見可看我的發言（見院刊）並說治校問題不是今天提出的，黨早就考慮了。前些日就有人訪問過他和交談了兩三小時。

劉先生過去歷史的一些介紹

劉先生談話中敘述了一些他本人的歷史，他從1927年就對黨有了認識，在北洋藏過革命學生，在輔仁時曾與蔣代運、劉仁、申伯純等同志接觸，並在當時北京“蔣公館”看到了毛主席的論聯合政府，對黨有了進一步認識，並幫助黨做工作，如和學生一起反對國民黨，在解放前夕與初期，接收“輔仁”時寫過報告，說明那些人可靠那些人不可靠。

北京解放前些時，因愛人身體不好，在王平同志（黨地下工作者）離京上根據地時，他最終沒有隨同前往。

為此劉先生以為政治是很重要的，不能脫離，一個人如果不明瞭政治就如瞎子，劉先生說，“我就是一輩子吃了沒有政治苦，否則，現在也當上了部長，隨後就解釋說這是笑話。

劉先生說：“對毛主席是非常熱愛欽佩。來到鋼院後曾經與黨接近，但無從着手。看到鋼院如此領導就逐漸冷下來，並說要入党也不入鋼院黨。

要求離校的原因

劉先生說他曾經提出要離校，原因是劉先生以為他得了三個學位、解放前就任一級教授，而今天在鋼院僅教相當法國中學程度的數學。他要求到綜合性大學教較高深的數學，發揮才能。劉先生說：過去的學生有的做了教授，當了系主任、教研組主任，而我在我這裏幹嗎？劉先生說：“雲南某大學的教務長是他的朋友，向高教部要求請劉先生到該校任教”。其實也輪不上他們，先後就已有七個學校要他去教書了。他說：“如果學校不放，情願找塊森林種二畝地了此殘身，死后亦要將骨頭丟到海中”。

看劉景芳先生

對事實的歪曲和捏造

劉景芳教授會以歪曲或捏造的事實作為向我院黨委攻擊的資本，一度使我們很多同志受了騙，現在大部份同學對劉先生右派本質已經認識了，但還有一些事實真相尚未了解，為了一步揭發他的本來面目，我們把調查來的一些實際情況告訴給大家。

一、關於黨、政關係問題

黨的第八次代表大會前我院是院長制，當時魏院長負責全面領導，但並不是黨委負責人，在院長下設有院務會議，其成員有黨、團、工會及系主任、教研組主任……等，它討論一切重大問題，當院務會議決議有不符合國家政策時，院長有否決權。在“八大”以後，改為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制（意思即黨內由黨領導，而教學和行政還是院長負責），重大問題黨委經過調查研究討論提出意見，經院務會議討論後由院長批准實施。

由上可知，我院的性質絕非黨委包辦一切，黨委並沒有直接向行政發號施令，在貫徹和執行決議以及處理日常工作時，黨委委員只是以行政人員的身份進行工作。行政的許多領導干部如教務長、系主任、教研組主任、科

長等很多是非黨員，他們上級是院或處，並不是黨委。這些事實足以駁倒劉先生所謂鋼院黨政不分，黨委包辦一切的謬論。

二、教學人員參於校政問題

劉先生說：“教授、講師壓在五指山底，從來沒參加過學校重大會議，不是他們沒意見，而是行政第一”，這些言論是彻頭徹尾的捏造，請看事實：

我院的院務會議是院長領導下的決策機關，自1955年4月16次院務會議後，參加成員共52人，而教學人員即佔80%以上；為了重視教學，院方曾提出教學第一，这么多人參加決策機關，怎麼能說教學人員不參於校政呢？怎麼能說行政第一呢？我們承認，過去鋼院行政為教學服務方面有缺點，但非決教學人員壓在五指山下，行政第一。

三、關於蘇聯專家和中國專家的問題

蘇聯具有豐富的社會主義文化建設經驗，有偉大的國際主義精神，蘇聯派專家幫助我們，我們應該信任和愛戴他們，劉先生却說：“和往日崇拜‘洋大人’毫无二致”，又說：“遇事靠專家”，實際上正如魏副院長所說：“專家從來沒有、也不想干涉我們的校政，凡是中国專家力可及者，專家即要我們自己作”。如專家很少參加我們的院務會議（參加過一次，而是以個人身份參加的），這就是例証。

我院許多專業的實驗室的設備，設計，很多教室設計（大小、坐位），以及制訂教學計劃及教學大綱，難道不是中國專家提出的嗎？劉先生所謂“由中國教授們提建議微不足道”的說法，根據何在？

為了接受教授們擴大院務會議組織的意見，從16次院務會議後就這樣作了，劉先生所謂“拒忠言于千里之外”是不是夸大？當然，在過去對中國教授的問題上也存在一定的缺點，我們的黨委也表示要克服。

四、關於院領導對同學學習負擔過重問題的態度

早在清华時，院方就發現了當時同學學習負擔重，便檢查了教學計劃，而後每學期也這樣修改，學校為了減輕同學負擔也採取了如：修改教學大綱……等措施。當然院方沒有專門設立一個組織負責處理這一問題，措施不明確，重視不夠，這是缺點，但絕非“並未重視”。

五、當我們訪問魏院長時親眼看到學校總結，不但談優點而且也談了很多缺點

劉先生听过學校的總結，但他却說：“洋洋萬言，十分之九以上專談成績如何如何”，“粉飾太平”，“蒙蔽上級”等惡意夸大的用語，劉先生的用意究竟何在？

同志們，劉先生就是用上面一些被歪曲或捏造的“事實”說“鋼院主宗官集團是以魏景昌同志為首自覺形成的”，进而推論黨委不能領導學校，而要求“中共中央放棄黨委治校政策的制度”，先不說他要把黨趕出學校的惡意如何，就這些根據就夠荒唐了。

銅57.4 張傑三、蕭忠敏、陳久庚、李聖寬、梁康祝

右派言論的內幕

銅59.3 蔡開科

自称中共“三十年老朋友”，对党“忠心耿耿”的劉先生會有過“光榮”的歷史。日伪时，曾在輔仁大學為帝國主義支撐過門面。为了个人夺妻之恨，借房借錢未准，更重要的是为了国民党奪取行政权与帝国主义作过斗争。国民党統治时期，曾任特务组织“世界科学社”的总編輯，与反动头子陈誠在“忠貞教授学会”上暢談无忌，无耻要求伪教育部提拔，为蔣經國的夏令營講微积分，这些就是他“大丈夫”的气概，可杀而不可辱的“自尊心”。这些光荣的历史与他今天的言行是一脉相通的。

先生百般的歪曲夸大事實，污蔑我們的黨和党组织，醜化党的领导，进行毒惡的人身攻击，在同学面前打击謾罵进步的老教授，夸耀抬高自己，以迷惑群众，这就是他提高权威的手段，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

先生要把老干班趕出鋼院，要“內行人”治校，取消黨委制，主張以教授為主組成校務委員會，言下之意，他就可以來統治學校，这和右派分子章伯鈞想當總理的阴谋有何區別呢？

先生的手法太高明了！因为先生那种毒辣的阴谋——反对党的领导，企图夺取学校领导权，来做官，实行作威作福，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統治学校的办法，現已原形毕露，决不会再迷惑人了。夢想是决不会实现的，先生！这是枉費心机，及早的回头吧！